



上海鲁迅研究

二〇一四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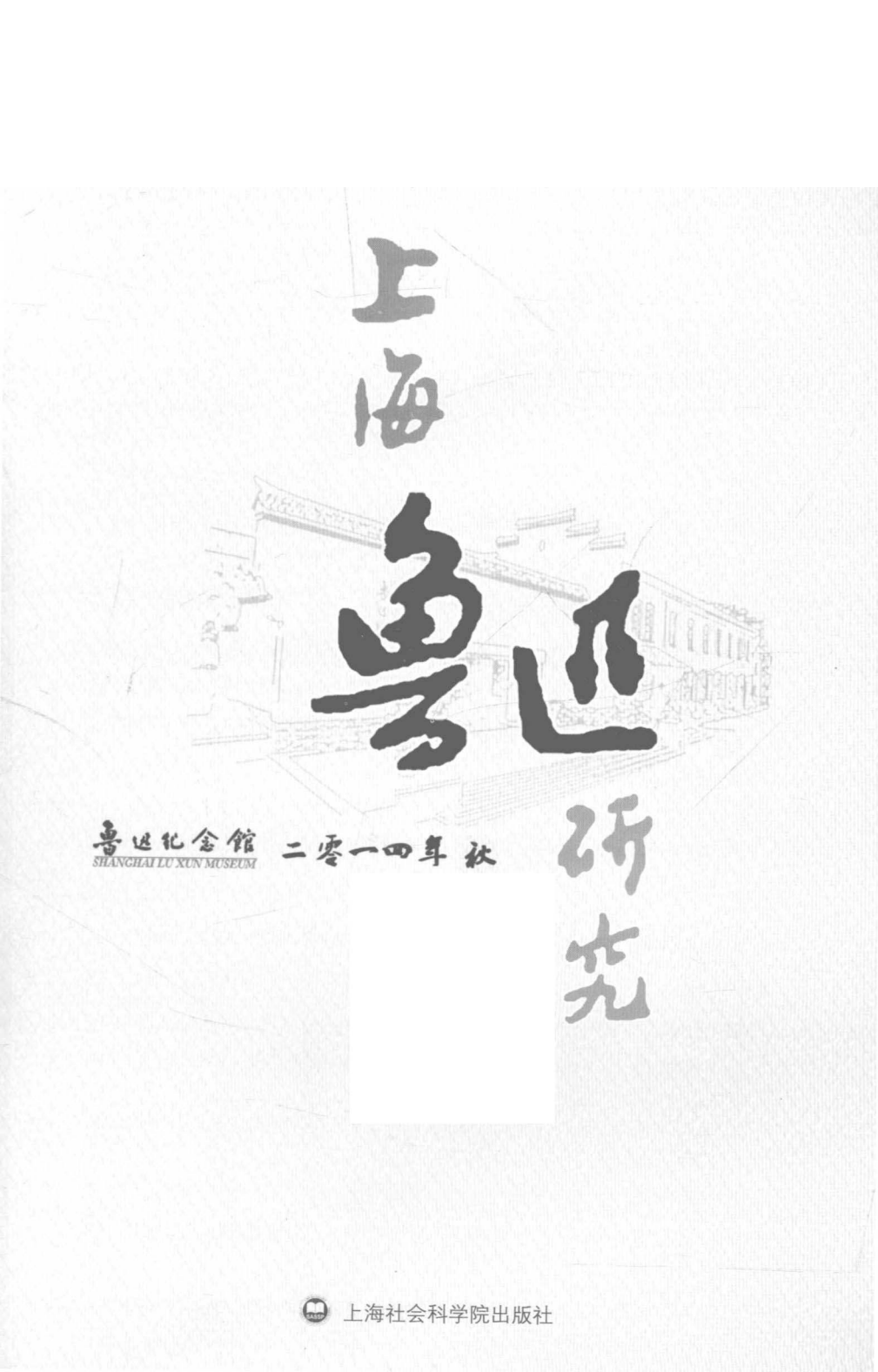


上海 鲁迅纪念馆

SHANGHAI LUXUN MUSEU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 鲁迅 研究

鲁迅纪念馆
SHANGHAI LU XUN MUSEUM

二零一四年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鲁迅研究.2014.秋/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ISBN 978-7-5520-0726-8

I. ①上... II. ①上... III.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3717 号

上海鲁迅研究 2014·秋

编 者:上海鲁迅纪念馆

责任编辑:施恬逸

封面设计:包明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9

插 页:1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726-8/K·256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鲁迅手稿研究

鲁迅手稿,研究些什么?

- 在“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的发言 陈漱渝(1)

鲁迅手稿校勘四题

- 以《朝花夕拾》校勘为例 王锡荣(10)
建立现代文学研究的“手稿学” 赵献涛(25)
“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桥 畔(36)

鲁迅作品及生平研究

鲁迅杂文中的对偶句初探

- 并以《且介亭杂文》三集为例 张靖易(43)
鲁迅《奔月》溯源 李 浩(53)
《野草》心读(之三) 汪卫东(68)
从鲁迅书信透视其上海“流宕”心情 梁伟峰(83)

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 左翼文学运动促使丁玲思想的转变 吴长华(98)
阎宗临与鲁迅及其他(下) 散 木(104)

鲁迅比较研究

上海的“浮华”与都柏林的“瘫痪”

——鲁迅与乔伊斯对“城市人”的精神观照 … 顾音海(116)

太阳与野草

——从《过客》看鲁迅的尼采印记 …… 曹 越(124)

史料·辩证

从父亲致许广平先生的一封“集外书信”说起

…………… 彭 龄 章 谊(136)

关于黄新波的几张照片

——1930年代后期中国留日学生的文学、艺术活动

断章(一) …… [日]小谷一郎 王建华 译(143)

《鲁迅日记》中的蟬隱庐 …… 吴萍莉 张 翔(149)

2005年版《鲁迅全集》注释指误 …… 李坚怀(153)

鲁海漫谈

精神,顽强地传递 …… 毛时安(161)

中法文学艺术交流中的鲁迅 …… 乐 融(165)

弘扬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 …… 缪君奇(173)

心灵的感动 美感的满足

——读两首访鲁迅故居的诗 …… 葛乃福(181)

与“以身饲虎”相似相异 …… 文景迅(186)

海外鲁研

文学之父与小说之母

——试论鲁迅对乌勒菲特·艾德里比的影响

…………… [埃及]哈赛宁(188)

- 鲁迅的“娜拉”到底怎么啦? [印度]陈 霞(201)
 鲁迅所译安特莱夫《漫》、《默》..... [日]谷行博 江 枫 译(211)

悼念陈鸣树先生

一个活得真实的人

——忆陈鸣树 陈漱渝(213)

陈鸣树先生,生命的奇迹 邓牛顿(216)

真正的悔

——忆陈鸣树先生 乔丽华(218)

读书杂谈

《八道湾十一号》序言 黄乔生(221)

喜读王景山先生鲁研著作两种新版 袁良骏(227)

以鲁迅为视角的文学观照

——读李春林《跋涉于文学高地》... 靳丛林 李明晖(231)

《茅盾的早年生活》新版后记 孔海珠(235)

再读《风筝》 唐应光(241)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新兴版画史研究》简介 仇志琴(247)

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与研究

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例看一体化宣传向多元化传播

转变 王 璐(252)

简讯

百年可扬

——杨可扬诞辰 100 周年纪念活动在上海举行

..... 北 海(268)

编后

《上海鲁迅研究》投稿须知

CONTENTS-Autumn

Researches on Lu Xun's Manuscript

What we research of Lu Xun's Manuscript Chen Shuyu(1)

Four topics of Lu Xun's manuscripts collection

..... Wang Xirong(10)

The establishment of 'Manuscript Studies' on the

modern literary studies Zhao Xiantao(25)

Summary of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Study

..... Qiao Pan(36)

Researches on Lu Xun's life

Discussion of antithesis of Lu Xun's essay Zhang Jingyi(43)

Trace to the source of Lu Xun's novel *Flight to the moon*

..... Li Hao(53)

Read *Wild Grass* attentively(III) Wang Weidong(68)

Perspective on Lu Xun's 'turbulent' mood from his letter

..... Liang Weifeng(83)

The Study of Lu Xun's Contemporaries

The Left-wing literary movement prompted Ding Ling

changes in thinking Wu Changhua(98)

Young Yan Zonglin's literary life and others(III) San Mu(104)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u Xun and Others

Shanghai's 'showy' and Dublin's 'paralysis' ——Lu Xun and

James Joyce on the spirit of "urban" Gu Yin Hai(116)

Sun and weeds: The influence of Nietzsche on Lu Xun by
The passer-by Cao Yue(124)

History • Textual Research

On one of letters from my father to Xu Guangping
..... Pen Ling & Zhang Yi(136)

A few photos on Huang Xinbo—The literatures and art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late 1930's
..... [Japan] Kotani Junichiro,
Translated by Wang Jianhua(143)

Chan yinlu in *Lu Xun's Diary* Wu Pingli & Zhang Xiang(149)

On the note mistakes of 2005 edition *Collected Works of*
Lu Xun Li Jianhuai(153)

Random Talk on Lu Xun

Pass the spirit Mao Shian(161)

Lu Xun and exchange of Sino-French Literary Arts
..... Le Rong(165)

The significance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Lu Xun
..... Miao Junqi(173)

Read two poems of visiting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Lu Xun
..... Ge Naifu(181)

Similar and dissimilarity of 'body feeding Tiger'
..... Wen Jingxun(186)

Lu Xun's Studies Abroad

On the influence of Lu Xun on Oulfat • Eledelby
..... [Egypt] Hassanein Fahmy Hussein(188)

What going on Lu Xun's Nora [India] Chen Xia(201)

On the translation from Leonid Andrejev's novel *Duplicity* and
Silence by Lu Xun
..... [Japan] TANI Yukihiro, Translated by Jiang Feng(211)

Mourning Mr.Chen Mingshu

- Memorial Mr.Chen Mingshu Chen Shuyu(213)
Mr.Chen Mingshu, the miracle of life Den Niudun(216)
The real regret——memorial to Mr.Chen Mingshu
..... Qiao Lihua(218)

Book-Reviews

- Foreword of *Ba daowan 11th* Huang Qiaosheng(221)
Read Mr.Wang Jingshan's new research works of
 Lu Xun study Yuan Liangjun(227)
The literary contemplation from Lu Xun's Perspective
 Jin Conglin & Li Minghui(231)
Mao Dun's early life • the new afterword Kong Haizhu(235)
Read *The kite* again Tang Yingguang(241)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 of Printmaking* Qiu Zhiqin(247)

Chronicle and Research in Shanghai Lu Xun Museum

- A case study in Shanghai Lu Xun Museum to see the
 change from integration propaganda to diversified
 spread Wang Lu(252)

Brief News

- The Memorial conference of Commemorating 100th
 Anniversary to Yang Keyang's Birthday was held
 in Shanghai Bei Hai(268)

Editor's Notes

鲁迅手稿研究

鲁迅手稿,研究些什么?

——在“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陈漱渝

前一阵一直在写纪念丁玲的文章,因为今年10月是这位杰出的女作家诞生110周年。研究过程中有一些感触,就是中国文字的表达力实在是惊人,的确可以以一字断人生死。比如,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直到1936年9月才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挣脱魔爪,奔赴革命圣地,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对于这样一种飞蛾扑火般追求革命的行为,夏衍在1957年8月14日批判丁玲的大会上却质问道:“国民党特务为什么会那样随便地让她离开南京,这中间有没有条件,有没有任务?”一个“让”字,同一件事就完全改变了性质,丁玲奔赴陕北变成了执行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派遣任务了。还有一个例子,我记得陈企霞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非法关押了九个月零三天,事后有一位部门领导和执行人在回忆中轻描淡写地说,是让陈企霞在一间屋子里住了些时候。把“关”字改成了“住”字,一场漫长的政治迫害似乎成为请陈企霞在宾馆疗养了。

我由此联想到了研究作家的手稿,包括研究鲁迅的手稿。

研究作家手稿的意义何在?我们首先要了解鲁迅本人的见解。大约是1935年间,翻译家孟十还得到了一本俄文书籍,书名

是《果戈理怎样写作的》，作者叫魏烈萨耶夫。鲁迅此前看过这本书的日译本，便建议孟十还据原文直接译出，并收入他准备编译的《果戈理选集》第六卷，附录在《死魂灵》第二部的残稿后面。鲁迅为什么特别重视这部苏联评论家的著作呢？因为这本书的第六章提出了一个论点，就是有志于创作的文学青年学习创作有两个途径：从大作家已经完成的作品可以领会到“应该这么写”，而从大作家的未定稿本中可以学习到“不应该那么写”。一般读者从定稿本中并不容易看出好坏，反倒未定稿本（即原稿）的修改痕迹是写作教学的实物教材，读者能从中知道文章哪些部分应该删削，哪些部分应该浓缩，哪些部分应该改写。1935年，鲁迅把他的上述见解写进了《不应该那么写》这篇杂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其实，鲁迅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1927年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三闲集》）中，鲁迅就说过，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1931年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二心集》）中，他又介绍了自己的八条创作经验。不过，他认为这种“小说法程”、“小说作法”之类的经验谈对提高写作水平不一定有效，反不如看作家修改的文稿来得切实。

作家的手稿常以三种形态呈现：一种是草稿本，一种是清稿本（包括作者助手的誊清稿本），还有上版付印时的上版稿本。在这三种文稿中，作家本人书写的草稿本当然最为重要，因为它不但是最重要的文物，而且还可以从作家的修改、增补、校订中了解他的心路历程和作品的形成过程。像鲁迅辑校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既有散抄手稿，又有整理完后的重抄手稿，还有一份木刻印刷前的付排抄稿。鲁迅辑录的《古小说钩沉》也有草稿本多种和最终的定稿本十册。鲁迅辑校《嵇康集》历时20年，校勘十次，留下了三种抄本、五种校勘本、十二页校本，直至1932年3月才“清本略就”。

不过总的说来，鲁迅现存手稿修改痕迹并不多，我们进行校勘时所做的多为规范标点和异体字的工作。原因之一是鲁迅动笔之

前习惯于打腹稿,字斟句酌,经常迟疑不敢下笔。他书桌前那把旧躺椅就是他打腹稿的地方,饭前饭后都在那里构思,以至于影响了消化,加剧了他的胃病。“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这十六个字很切合鲁迅的创作过程。原因之二是鲁迅向来对自己的手稿不珍惜,随写随扔,甚至流散到街头被小贩用来包油条。现在我们看到的手稿,很多是誊清稿。比如鲁迅拟编《集外集拾遗》时,就从原报刊上抄录了一些文稿。这种手稿只能偶见字、句的修改,基本上没有整段整页的删改。鲁迅手稿的书法虽然极具审美价值,但从研究作家的心路历程和构思过程来看,可供挖掘的地方并不很多。

据北京鲁迅博物馆资料部统计,鲁迅著作手稿保存下来的有350篇,1916页,约占鲁迅创作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比较完整的是《朝花夕拾》《故事新编》——这个功劳应该归于珍视鲁迅手稿的未名社。还有《两地书》的三种手稿,现均已重印出版。遗憾的是,《朝花夕拾》中有三篇手稿散失,《故事新编》的《补天》一文中有许广平的手抄稿。鲁迅名著《阿Q正传》的手稿,现存只有一页。鲁迅杂文手稿中,也有代抄稿。鲁迅自作诗稿共有55首,抄录28首。鲁迅将自己的诗作《自题小像》书赠中外友人;个别字有改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现存手稿41页,每页22行,每行26至28字不等,也有修改处,值得研究。

鲁迅杂文手稿现存167篇,有不少重要文章,如《死》《〈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门外文谈》《为了忘却的纪念》等。其中有多重研究意义的是由冯雪峰起草、鲁迅修订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全文共15页稿纸,其中4页1500字是鲁迅的手迹,其余部分是整理者冯雪峰的笔迹,但也经过鲁迅的修改。对于这份手稿,朱正先生和日本的丸山昇先生都有研究力作。今天来看,当然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被编辑修改和被国民党检察官删削的文稿也值得研究。鲁迅概括说,编辑

的改动主要是为了去掉些有政治忌讳的字句,但文气上下还能连贯(比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但检察官则是胡删乱改,不管文气能不能上下连接(如《过年》)。这种情况在《准风月谈》《伪自由书》《花边文学》中多有出现。

1981年6月,朱正先生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手稿管窥》,虽然只点评了12篇文稿,但我觉得精华部分已经被他“窥察”得差不多了。要想有大突破,恐怕需要下大功夫。鲁迅还保存了几本书的校样,如《且介亭杂文二集》(18页)、《萧伯纳在上海》(82页)、《花边文学》(88页),我没有翻阅过,如果其中如有校改笔迹,也应该纳入手稿研究范畴。

鲁迅手稿还有两个特殊组成部分,一是日记,二是书信。日记手稿共2204页(包括书帐)。从1912年5月5日起,至1936年10月18日止,其中1922年的日记于1941年被侵华日军抄走,至今下落不明。鲁迅日记的行款格式,我感到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我见过日本20世纪初印制的日记本,形式设计跟鲁迅日记差不多。鲁迅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隐含着很多他本人的生活密码,值得破译。但这是就鲁迅日记本身的内容而言,单从手稿的角度看不出多少修改的痕迹。鲁迅书信手稿现存1388封,2175页,也只占全部书信的四分之一。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是《两地书》,早已有人出版了研究专著,要想在整体上突破恐怕连他自己也很费力。鲁迅书信手稿中还有日文书信七十多封,用日本汉学家竹内实的话来说,就是“一丝不苟,恳切周到”,只有个别处有改动,如鲁迅1934年12月29日致增田涉信,将“为出版物写点文章”改为“为报刊写点文章”,这是特例。

众所周知,作家研究的基本依据就是文本。但文章在流传过程中常有增删、脱误、改写,导致了不同版本的优劣精粗之分。因此,要通过校勘形成一种善本,就必须有可靠的依据,绝不能以意为之。那么鲁迅著作要形成一种原典文献版本,校勘时到底应该

以什么作为底本：手稿？初版本？或其他善本？

在现行的鲁迅著作单行本中，有些版本堪称善本，比较明确，比如1930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呐喊》第13版，鲁迅在付印前亲自改正误植45处，又抽去《不周山》，成为了《呐喊》的定本。《中国小说史略》，当然应该从1935年6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第10版为依据，因为这一版是这部专著的最终定稿本。鲁迅后期杂文的单行本版次不多，很难确定哪种是善本。不过有些杂文集出版后被查禁，再版时有删削，如《二心集》变成了《拾零集》，当然其初版就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书的初版本恢复了原载报刊上很多被国民党当局砍删的文字，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字狱史的重要资料。

可以断言，鲁迅著作的初版本虽然具有版本价值，但并不一定是善本，不能把初版都作为校勘的底本。比如鲁迅的杂文集《热风》，是几个青年朋友如王品青、李小峰等帮他收集编定的，初版本出现了一些硬伤。《随感录》三十九至六十五，都是鲁迅1919年的作品，但《热风》初版都列在1918年项下。《随感录五十六——“来了”》是鲁迅早期的一篇重要杂文，初刊时有一句：“列宁主义不消说是过激主义了，然而我们这中国的残杀淫掠，究竟是根据着什么主义呢？”初版本把涉及中国的这二十三个字统统删去了。现在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勘时依据的是初版本，而不是依据初刊此文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我不能判断这种选择是否正确。《野草》的初版本也出现了问题，封面出现了“鲁迅先生著”这五个字。“先生”二字是编者妄加的，鲁迅认为不合常规，无法赠人，直到第三版才删去“先生”二字。更为重要的是《野草》前六版均删去了《题辞》，不知是书店所为，还是当局所为。重印本有些经作者审定，要优于初版，但也有些反比初版多几个错字，这是鲁迅本人说的。

那么所有的手稿是否都能作为校勘的对本呢？恐怕也不行。

有些手稿上文字反不如通行本,如《坟·题记》中谈到编选这本书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手稿作“说起来是很没有道理的”,当然是前者优于后者。有些则差不多,比如同一篇文章说是为了把文章篇幅拉长只得“生凑”,手稿为“硬凑”,其实“生”与“硬”是同义词。有些一字之差,其实是两个意思,比如同一文中的“那编辑先生”和“那时编辑先生”就是两个概念,通行本的“那”是特指某编辑,而手稿中的“那时”是指出版界的一种时尚,如不能确知作者的本意,校勘者难免见仁见智。既然原报刊、初版本、再版本和手稿各有短长,校勘时就不妨采用一种“择善而从”的汇校法。不过采用这种方法也有风险,如果校勘者目光如炬,那就有可能校出一种优质的原典文献版本;如果校勘者目光如豆,那就可能违背作者初衷,误导当今读者。

现在我想把话题转向鲁迅译文手稿。我曾多次说过,不研究鲁迅译文,鲁迅研究就相当于跛了一条腿,我们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就不会全面。研究鲁迅译文手稿,是研究鲁迅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据我理解,翻译就是把原著(亦称为“语源之本”)从文字上转换为“译入语文本”,使之能供其他国家的读者阅读。评价翻译水平的标准,不只是简单地看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词句是否能够对应,也就是常说的“翻译对了”或“翻译错了”,而且还要考察译者对原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是否准确,看译本是否符合其他国度读者的阅读习惯。这就不仅要求译者能吸纳原著的语言信息和美感因素,而且还要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转换和再造。

在翻译领域,相对简单的是技术性的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一种十分艰难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完全达不到终极目标的事情,所以有人认为文学是不可能忠实翻译的。鲁迅的翻译宗旨,不仅是力图从域外运来提供“奴隶起义”的军火,而且还想尝试通过外文严谨的语法改变中国人模糊的思想方式,使之趋于精密。这是

一种更高的精神旨题和审美理想。

据翻译界前辈戈宝权先生统计,鲁迅一生翻译了14个国家近100位作家的作品,印成了33个单行本,总字数超过了250万字。但鲁迅决不可能通晓14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他精通的仅仅是日语,其次是德语和英语。他的大部分译著都是根据日译本转译的,因此日译本的失误也必然株连鲁迅,像鲁迅早期的译本《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术》,不仅内容文字跟原著有很大出入,甚至连作者都弄错了,用句北京俗话说,就叫“吃了挂落”。

鲁迅的译文手稿现存39种,1493页。主要有《小约翰》《毁灭》《死魂灵》3种:《小约翰》121页,《毁灭》359页,《死魂灵》601页。还有一些零星译稿。

跟研究鲁迅创作手稿一样,研究鲁迅译文手稿,并不是研究译文本身。我这样说,决不是认为研究鲁迅译文本身没有学术价值,而是如果研究重点被置换,那鲁迅译文手稿研究就变成了鲁迅译文研究,手稿研究的特色就被淹没了。我最近拜读了李浩先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鲁迅译稿〈毁灭〉》。我感到这是一篇力作,以我的学术功底,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吃力的。他的文章揭开了《毁灭》手稿的面纱:原来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的《毁灭》译稿是一份送到大江书铺付印的誊写稿,因此从手稿本身看不出鲁迅如何以日译本为底本,又据英译本、德译本参校的情况。李文介绍了《毁灭》的翻译出版过程,特别是通过冯雪峰论文中有关《毁灭》的引文跟鲁迅译文的对照,说明鲁迅对日文的理解比冯雪峰准确,译文比冯雪峰流畅。至于鲁迅对译文的润饰,手稿只显示了一处,即把原作者“法兑耶夫”改译为“法捷耶夫”——后者更接近俄文发言,因而也更正确。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李浩的文章有什么缺点,他的研究只能从现存鲁迅译文手稿的现状出发。但是否可以说,鲁迅译文手稿可供研究的资源并不很多?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组织人力对《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

集》校勘过多次,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出版的《鲁迅译文集》中存在的问题其实还很多。虽然孙用先生校勘鲁迅译文的单行本时,几乎每本都订正了上百处错误(包括标点),但由于译文手稿的流失,仍然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月界旅行》一书中说阿兰陀号汽船 10 月 22 日由法国烈伯布耳启航,10 月 22 日到达了美洲。显而易见,启航日期应为 10 月 2 日,否则一艘船何能一天之内就从欧洲抵达美洲?像这种误排,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出版的《鲁迅译文集》一仍其旧。类似的错误还有不少,如《现代日本小说集》将“潜然泪下”排成了“潜然泪下”,“敬谢不敏”排成了“敢谢不敏”;《死魂灵》中将“不道德的戏文”排成了“不道德的剧文”,《域外小说集》将“新闻中曰”排成了“新报中阅”。《现代小说译丛》中将“医生那时”排成了“医生那空”。但更多的情况是《鲁迅译文集》中的有些文字跟单行本虽有出入,但含义相近,难分对错优劣。如《苦闷的象征》中的“混乱”单行本作“混杂”;《工人绥惠略夫》中的“混入”单行本作“混进”,“很分明”单行本作“非常分明”;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中的“富饶”单行本作“丰饶”;《一天的工作》中的“觅求”单行本坐“寻求”;《十月》中的“登记处”单行本作“登录处”;《毁灭》中的“讨厌”单行本作“厌烦”。另一种情况是,《鲁迅译文集》中的文字跟单行本中的含义完全不同,必须联系上下文,或者找出其他的确证,才能判定正误。如译文集中的《一个青年的梦》“买给他”,单行本作“卖给他”;《爱罗先珂童话集》中的“胡蜂”,单行本作“蝴蝶”。这些问题如果能通过译文手稿的研究解决一部分,可谓功莫大焉。

鲁迅对他人译文的校订,也是研究鲁迅翻译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现存周作人译《神盖记》11 页、李霁野译《黑假面人》56 页、韦素园译《外套》59 页、任国桢译《苏俄文艺论争》71 页、瞿秋白译《海上述林》668 页,理应纳入我们研究的范畴。

鲁迅手稿中还有一些其他部分。据鲁迅博物馆资料部统计,